

## 唐山過臺灣的跳板

### 澎湖方言調查紀行

#### 澎湖小史

作完東部方言調查，緊接著，七月十二日起，我在澎湖羣島作了四天的澎湖方言調查。

澎湖是臺灣最古老的移民區。遠自隋代便有中國人來往於此，當時居住著所謂「島夷」，散居各地，不成鄉里。直至元代才有移民的記載，降至明代，以澎湖島民叛服無常，洪武二十一年，盡徙島民回閩南，以絕禍根。然而自此之後反成海盜淵藪，騷擾大陸沿海。嘉靖年間吳大猷一度揮軍討伐海盜林道乾，事後又爲海盜吳平、許朝光所據，而遣回唐山的島民又紛紛潛回澎湖，官府無力制止。降至萬曆二十年日本犯朝鮮，明廷乃又恢復澎湖防務。旋又廢止。荷蘭人乘機佔據，奴役澎湖居民，死者無數。明廷不得已，以允許荷蘭佔領臺灣，索回澎湖。明末，唐山居民爲避戰亂，大量移民澎湖，聚數十村。永曆十四年四月，鄭成功登陸媽宮，遂爲佔領臺灣的跳

板。永曆三十七年，施琅引清軍攻陷澎湖，臺灣遂不保。此後唐山移民源源而至。由此可知，澎湖是最古老的移民區、臺灣的門戶、唐山過臺灣的跳板。其語言文化也顯示了過渡性。

澎湖於元代隸屬泉州府晉江縣，明代隸屬泉州同安。由此次調查印證，澎湖是臺灣鶴佬語之中同安腔最濃厚的地區。同安腔在臺灣只見於大龍峒以西的三重埔、蘆洲一帶，但在澎湖則是勢力最强的方言。澎湖人的祖籍也大部份來自金門（原屬同安）。

### 遇上邯鄲學步的青年

七月十二日下午，高雄市的風很大，佩姬颱風的餘威尚存。我隨同秀春兄的獅寶公司旅行團乘上遠東航空的班機，飛向澎湖。想起不久前華航班機掉落澎湖海域，又在這颱風未息的天氣下飛行。心中不免忐忑不安。直到飛機安全降落澎湖機場，才放下心頭的擔子。

爲了先了解澎湖的地形，第一天我隨旅行團乘著遊覽車繞澎湖四大島一周。澎湖四面汪洋，又無高山大川，最高的大武山不過四十幾公尺，平緩的山丘，遍地荒草，除了林投公園的木麻黃成林之外，只有幾棵大榕樹。

澎湖風大，居民在「菜埕」（菜圃）築在一道一道的「砵砵牆」（擋風牆），以爲防風。然而「菜埕」的菜仍擋不住炎熱的太陽，菜葉枯槁，奄奄一息。澎湖的蔬果和米都是臺灣本島運去的。我們在沿途上看到許多婦女整個頭裹著頭巾，只留下兩顆眼睛，看不出美醜老少。這種情形

，從前在鳳山受軍訓時也曾見過，但澎湖婦女的頭巾裹得更緊，證明澎湖風日的可怕。

吃過晚飯，我和秀春兄伉儷逛遊媽祖宮，媽祖宮雕梁畫棟，精巧的刻工必定出於泉州師傅之手。這是鹿港龍山寺之下最古雅的閩南式廟宇。廟內遇見幾名臺灣青年正在傾聽一名年紀比他們長幾歲的青年用國語指著料拱說：「你們看，這是中國建築的偉大處。」青年聽眾問道：「叫什麼？」青年講者搔髮說：「這……忘了。」我在旁看了直難過。既然知道「這是中國建築的偉大處」，為什麼連名字都不知道呢？這是閩南建築，每一個部份都有閩南名稱，從前的讀書人沒有不知道的，這一代青年讀國語書，閩南話不會講，就連普通話都不會講，邯鄲學步，著實可憐。我本來想告訴他們這是「料仔」(‘tau’a) 那是「拱仔」(‘kiang’a)，怕惹上「好為人師」之譏，也就不想多嘴了。

回旅館途中碰上一位剛才問路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博學多聞，對於澎湖的風土、歷史如數家珍，和臺語學家許成章教授是同鄉舊識，名叫郭振家，今年七十一歲，世居媽宮（馬公）市內，正是我要採訪的對象。我請他到旅館來坐，爲他記了一些媽宮口音。我曾記過澎湖湖西鄉沙港的口音，是同安腔，但郭老先生則是保守的晉江腔，依音系推測，應屬安溪腔的變化，接近臺北艋舺老一輩的口音。後來的調查發現，這一類口音又見於西嶼北部，在澎湖全島中是屬於少數。

### 澎湖方音五花十色

第二天(七月十三日)，風勢完全停止，一大早，陽光透過清潔的空氣照射在澎湖乾燥的土地。我穿上昨天才買的短褲，拜別秀春兄的旅行團，租了一輛摩托車，便開始我的環島訪問。我的第一站是馬公市南部的五德。五德的口音非常奇特，「塗」(vho 泥土)和「桃」(vho) 分不清楚，讀的是二者的中間音。後來聽一位老先生說，五德原來的口音像湖西鄉，沒有「烏」(oo) 元音，所有「烏」都讀如「腰」(io)。所以我想，五德是受到周圍的影響，把「塗」本來應讀 vho 的，改讀「桃」，而結果則更難聽懂。

採訪完五德腔，我順便驅車前往有名的「風櫃洞」去遊覽。所謂「風櫃洞」並非山洞，而是許多凹型的岩洞，海浪沖向岩洞發出忽忽的風鼓聲，然後海水從洞底衝起巨大的水柱，蔚為奇觀。「風櫃」即風鼓之義，此地名為風櫃，即由此洞得名。

離開風櫃，沿途聽到的多是普通的澎湖型同安腔，並沒有什麼特別，所以沒有作詳細的記音。然後驅車前往澎湖本島東部的湖西。後來我才發現，我的記音點太少，澎湖本島幾乎每一個村落都各有特色，從五德到湖西這樣長的路途應該再記兩三個方音點才够。我每次出門採訪都受到資金和時間的限制，不敢多所逗留，而每次都會有一些遺憾。

到了湖西，我找到一家廟宇的廟公，這位老先生已八十幾歲，耳朵重聽，訪問非常困難，後來來了一位六十四歲的老婦人才順利的進行了訪問。

湖西鄉的口音是全閩南、臺灣很少聽到的，最顯住的特色，就是把所有普通閩南話的「烏」

讀成「腰」。我曾爲一位旅臺澎湖沙港人的老教書先生曾學行老先生（七十二歲）做過詳細調查，他教我一首頗能顯示當地口音的兒歌，茲節錄於下。特殊腔用改良羅馬字記於字後。

天烏烏 (io-io)

卜 (boh) 落雨 (ʰhio)

剖豬 (tu) 反 (ʼpan) 豬肚 (ʰtio)

遇著一陣西北雨 (ʰhio)

沃 (ak) 駕落箇箇 (ʰtamʼioʼio)

一個小娘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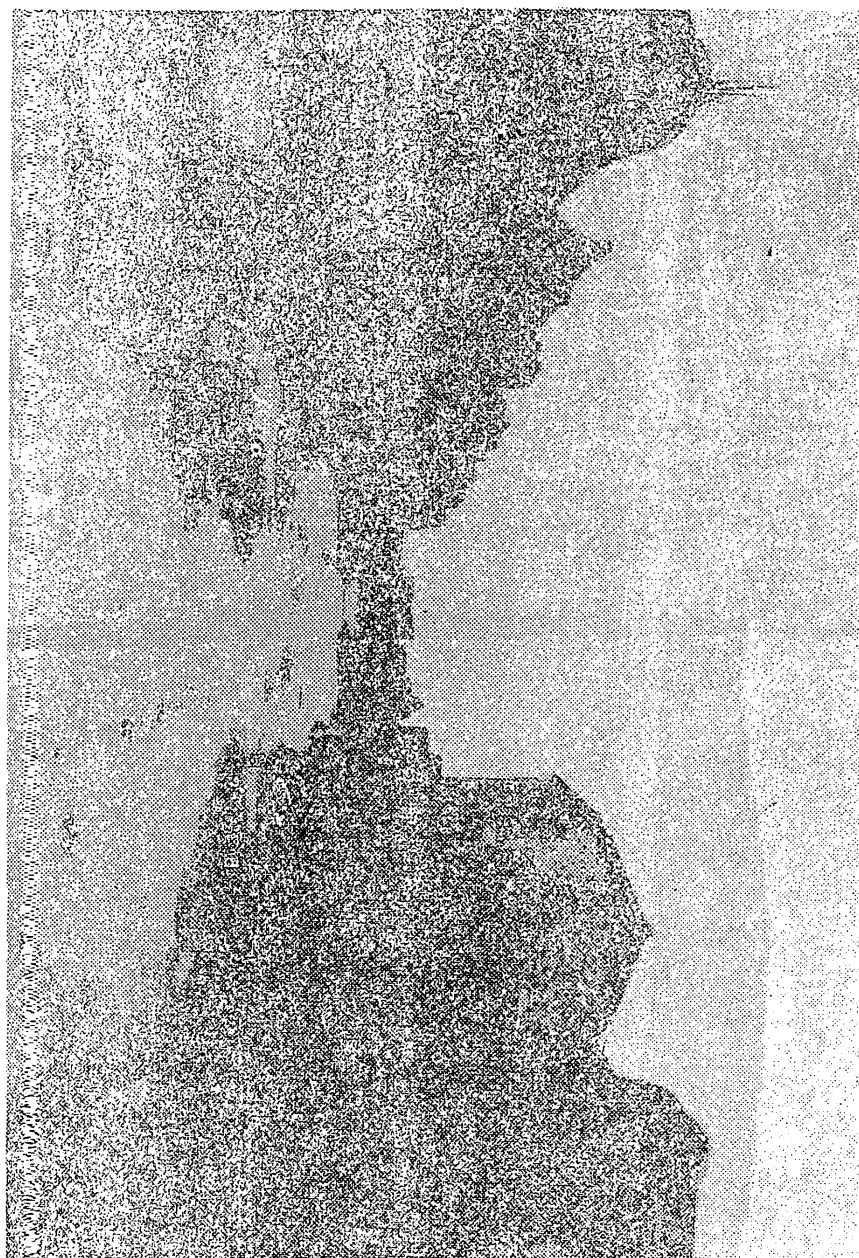
食阮 (ʼgun) 一碗飯，

配兩碗菜脯 (ʼpio)

與 (ʼio) 阮留著 (=te) 做某 (ʼtsueʼbio)

離開湖西，我又驅車到沙港，抵達曾學行老先生的老家，這裏保存著一條完整的、荒廢的老村街。古雅的硃砧壁前放置著一輛雙輪牛車，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澎湖的建築，無論是建材或型式都和臺灣本島不一樣。臺灣的古厝，主要建材是石、磚、土，澎湖則以當地特產的硃砧石（珊瑚礁）爲主，中間填以泥土或石灰；臺灣古厝多屬三合院，澎湖則全部是四合院，外面有門樓。臺灣古厝的「正身」多是「五間起」的，澎湖則全部是「三間起」的，大廳門前還有「亭」，

「深井」非常狹小。沒有「埕」（曬穀場）。「亭」是爲了乘涼之用，四合院大概爲了防海盜，



沙港荒廢的古厝店，砧砧牆美得令人心醉

沒有「埕」是因為澎湖不產稻米。不過有許多「護龍」（廂房）的頂上不鋪瓦而鋪「尺二磚」，像是洋房的「陽臺」，謂之「磚坪」（tsung<sup>2</sup>pin<sup>1</sup>）。磚下是木板，木板鋪在「楹仔」（樑）上。這種「磚坪」是爲了曬「蕃薯簽」或「魚脯」之用。所有建築文化反映澎湖特殊的風土、物產。澎湖縣政府花了六億元在馬公市中心蓋了一棟巨大的文化中心，我曾從門口經過，沒有見過一個人進出，可以想見這棟文化中心也像其他縣市的文化中心一樣，不會有什麼文化。相反的，最具澎湖文化特色的古厝却任其一棟一棟的傾倒、改建，或是塗上醜陋的水泥、換上日本瓦。如果把這筆錢花在保存古厝，或是把古厝集中起來，加以整修，把許多即將消失的古物、民藝蒐集起來，建個文化村，不但可以吸引觀光客，並且也是一種歷史文化教育，澎湖縣政府何樂不爲呢？

### 赤崁、吉貝的宜蘭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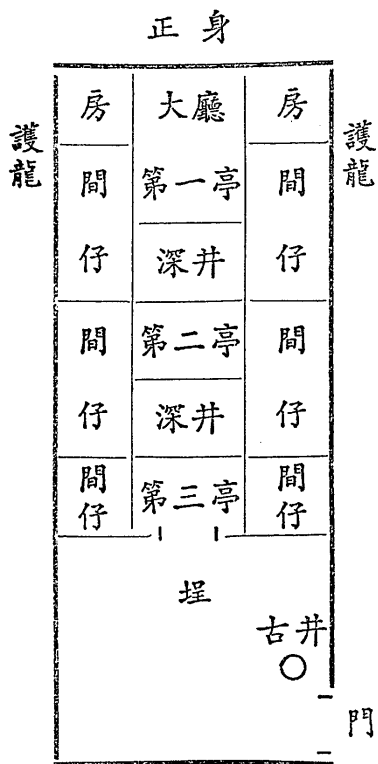
離開沙港已過中午，艷陽高照，曬得皮膚刺痛，我真後悔換上短褲。

沙港過橋，便是中屯、白沙，白沙的中心是大赤崁。我在赤崁的大廟裏訪問了一位赤崁土生土長的八十三歲老人鄭致先生跟五十五歲的謝水月先生。這裏的口音是漳州腔，音系和宜蘭差不多，也說「酸酸軟軟」（suin<sup>1</sup>-suin<sup>1</sup>nuin<sup>1</sup>nuin<sup>1</sup>）那樣的口音，只是聲調非常奇特。澎湖一般的入聲調和臺灣南部的聲調一樣，陰入中高，陽入高，赤崁則陰入高，陽入中高，正相反。赤崁口

音，在對岸的吉貝島也可聽到。澎湖一般是泉腔，只有白沙島南部和吉貝島是漳腔。

白沙島西邊過「跨海大橋」便是西嶼，跨海大橋的新潮門樓造型醜陋，不知是出於何人的「巧思」。門樓旁有一棟廁所，砵砵壁，臺灣紅瓦，相當可愛，比門樓漂亮好幾倍。

我騎著機車直赴二坎。郭振家老先生曾告訴我，二坎有一羣古厝，縣政府計劃闢為文化村。實際上二坎的古厝街並不完整，砵砵壁上塗了水泥，破壞了砵砵壁自然花紋之美，比起沙港那條古厝街來難看多了。但是街的一角有一棟完整的古厝，為陳永成先生所有，可能是澎湖最大的一間古厝，有三「落」（進）。最深「落」是「正身」，「正身」中間是「大廳」，兩旁的房間謂之「房」，「護龍」的房間，澎湖人謂之「間仔」（音𦉳仔 kan'sa）。「大廳」前照例有個「亭」（Ying），謂之「第一亭」，依次為「第二亭」，最外邊的門樓是「第三亭」。亭與亭之間的天井謂之「深井」。這家大厝的護龍和第三亭是「磚坪」，從前是用於曬「蕃薯簽」之用的。



二坎陳厝示意圖

二崁陳厝的歷史不過五十幾年，其外部造型頗爲洋化，但所有擺設、器具，如「石面桶」、「石跤桶」之類，都仍是閩南特有的形式。在臺灣生活文化急遽變化的今天，這些器物都堪稱爲「國寶」。

二崁的口音是普通的澎湖腔，但其北部「竹篙灣」（竹灣）的口音則是濃厚的安溪型泉腔的變化，比馬公市區還保守。比如「風」，現在全臺灣除了臺西都說 *hong*，但此地的老人還說泉腔的 *huang*。

### 七美山水甲澎湖

第三天一大早，我搭上前往七美的觀光船。由馬公碼頭出發，航行二個半小時才抵七美。七美島原稱大嶼，以七美人塚聞名。相傳明末時唐山人避居於此，遭海盜，有七女子爲守貞節，投井自盡，後來井邊長出七棵樹，俗信是七美人化身。現在井邊用石牆圍起，觀光客焚香謨拜。井旁畫蛇添足地蓋了一棟頗富古意的「服務中心」，除了電話亭之外，內容空洞，並沒有什麼服務。

七美的景色優美，奇岩怪石，堪稱勝景，只是我的目的並非單純的遊覽，一下船，便趕緊找一位發音人。我找到一名計程車司機，他一面爲我們開車遊覽，一面接受我的訪問。七美的發音和普通澎湖腔在音系上並無特別，但用詞上很特別，比如「一起去」（上去），臺灣一般讀作

khɿʔiɿ, 澎湖人說 khɿuʔ, 七美人說 khioʔi.

七美的海鮮非常便宜新鮮，我和觀光客合訂一桌菜。那盤九孔，是我吃過最美味的海鮮。小管、鰕仔魚也可口得令人想整盤吞下。一算帳，每人才付八十元。

回程時在虎井和桶盤嶼落腳。虎井從海上望去，海崖上豎著整排的方柱型玄武結晶岩，非常動人，但遊覽時間只有四十分，一登岸，炙熱的太陽照得眼睛睜不開。我急忙在一家雜貨店買了一杯啤酒，趁機和店內幾位當地人聊天，作了訪問。虎井的口音和湖西差不多，也說「天腰腰」(io)「卜落后」(hio)，但語詞很特別，「大」說「海」(hai)，「在那裏」說 tuʔʰaiʔ, 「在這裏」說 tuʔʰtsaiʔ, 「打我」說 \*kang/gua/phah (共我扑)，\*kang 是泉州音，臺灣一般訛音 \*ka，這裏還說 \*kang。

桶盤嶼停留的時間太短，無法作調查，我只買了一些魷魚帶回家。

### 澎湖豪華廟宇多

回到馬公時才下午三點，我開始準備購買回臺北機票。然後在媽祖宮附近逛一圈。白天細看媽祖宮，有點失望。澎湖媽祖宮是一級古蹟，臺灣最古老的廟宇，由文建會整修、監管。這確是免於俗化、免於改建時破壞原貌最直接的作法。但是遺憾的是，文建會並沒有將原貌恢復，比如原來的石窗壞了，却改成水泥窗；後殿門旁原是木板的「花堵」，木板朽了，却改成水泥壁。種

種作法，都顯示文建會不肯花錢。其實整修廟宇是臺灣一般信士最大的興趣，錢不愁少，文建會若肯做事，大可利用民間捐獻，好好研究恢復原貌。

我遊澎湖，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澎湖的廟宇非常多而且豪華，觀光團遊覽，繞來繞去，好像都是爲了看廟。西嶼的大義宮花了十三年，費資不知多少億，地下室有所謂水晶宮，裝飾一些假魚。這些建設跟信仰毫無關係，不知是招攬觀光客的噱頭還是有錢無處花。

由於買不到當日飛機票，我只好再呆一天。第四天一大早我便趕到赤崁去搭船，這一天我大概是所有觀光客到得最早的，船要一個小時之後才開。但是對我來說這並不浪費時間，我找到一名準備搭船回吉貝的吉貝人，五十二歲的漁夫，名叫謝高明。吉貝的口音跟赤崁差不多，音系屬宜蘭型的漳州腔，但聲調很奇特，陰陽入本調和一般澎湖、臺灣南部高低正相反。更奇怪的是一「桃」和「塗」（土）分不清，「糕」和「糊」分不清，都讀！○，沒有！○○。

老實說，像澎湖這樣複雜的方言，短短三四天只能得個概觀，詳細的調查可以做幾個月。臺灣本島以彰化縣的方言最複雜，而澎湖比彰化還要複雜。在方言學和民俗學上，這個臺灣最古老的移民區最富於研究價值了。

吉貝島四周暗礁處處，獨留一片潔淨的沙灘，闢爲海水浴場，遊客到此，無非爲了享受這裏的陽光、沙灘和清澈見底的海水罷了。

到海水浴場需要走二十幾分的路。碼頭旁有「鐵牛仔」招攬生意，但我寧可走路，以便從容

欣賞海景。珊瑚岸邊築了許多捕魚的「石滬」(‘tsioh’hoo)。有一羣世新學生與我同行，我爲他們解釋「滬」的捕魚方式，他們沒聽過「滬」的話，我說：「你知道淡水從前叫滬尾嗎？」，他說：「不知道。」我又問：「紐約英語怎麼說？」答道：「New York。」我說：「你知道紐約叫 New York，爲什麼不知道淡水叫滬尾？」青年無言以對。我覺得我們的教育真是太可憐了。書讀得越多，對臺灣的歷史文化越陌生，真不知道讀了書有什麼用。我們這一代臺灣人面對臺灣文化，好像面對非洲文化一樣，毫不關心。

回到馬公才兩點多，我順便在馬公市內尋找古蹟。首先到順承門。順承門建於光緒年間，至今已有一百年歷史，屋頂殘破不堪，危危欲墜，門下立一木牌，警告遊客不要攀登城門，否則「後果自行負責」。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整修城門並無需花太多錢，爲什麼不趕緊維修，任其殘破，却警告遊客不要攀登，去一親古蹟？參觀完順承門，我到澎湖最古老的街——中央街，找到「萬軍井」和「四空井」。萬軍井是施琅時代所鑿，「四空井」的歷史比媽祖宮還長，雖不一定是臺灣歷史最長的古蹟，一定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井。「四空」是四孔之義，這是一口大井，上鋪石板，石板開四孔，每孔有個井環，故曰「四空井」，字或作「四眼井」。井對澎湖人來說便是生命。因爲澎湖無高山大川以資挹注，居民飲水全靠古井。而且澎湖地下水很缺乏，常常挖到鹹水井或枯井。現在成功水庫已建成，居民有自來水可喝，不覺水的寶貴，過去井是非常寶貴的。參觀這口

井，使我緬懷先民開闢臺澎，與自然環境奮鬥的苦心。

下午六時十分，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塔上遠航飛機回到臺北。這一次旅行雖不免遺憾做得不夠，但使我對澎湖的語言文化獲得粗淺的了解，在所有的歷次方言調查中，應算是收穫最豐富的旅行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